

牧人放牧生活,爷爷传递家风,女知青学栽秧苗……

人民创造历史,劳动创造辉煌。在我们的身边,有这样一些人,他们正从事的、从事过的工作可能不在传统意义的三百六十行里,但他们的工作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又或充满新鲜和趣味……今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,本刊选登几篇有关劳动节的文章,让我们一起感受不同行业人的故事。

7

人秦武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找牛

◎南泽仁

第二天一早,南吉掀开了蒙在吉美和宁卡头上的被褥,轻声对着他们的耳朵商量,牦牛没有回来,是带糌粑疙瘩还是烤麦饼作为干粮去找牛。吉美搓揉惺忪睡眠说,带糌粑疙瘩,要油浸浸的那种。他们被迫起床去炉边吃早茶,南吉在一个大碗里团着糌粑。

临走,吉美来雍贝枕边说:“帮二哥守好乳养圈,二哥下午就回来。”雍贝从睡梦中睁开眼,诚恳地点头答应。起床,他便去守住乳养圈门口,守候南吉和扎巴呼唤圈中小牛的名字,才放它们出圈。等到全部被唤出,雍贝就开始清扫牛粪,一切应对自如。我在木屋里准备午餐,做青菜包子。发面揪成小团,在掌心里展开,放入切碎的青菜和生腊肉粒拌成的馅,捏成十八褶收口上蒸笼。扎巴提回奶桶便坐在炉灶边上煮开一锅牛奶,缓缓地喝起来。他说,这几天要把牦牛赶到峡谷里看守放牧,虽然路远,但容易团回。我揭开蒸笼,为扎巴捞出包子,它们拳头般大小。扎巴一口气吃了五个。吃完,又去捡起两个包子装入塑料口袋,出门放牧去了。南吉和雍贝回来吃着包子,我清洗碗盏,南吉安装打奶机,插上电源,雍贝在边上添入一瓢又一瓢的牛奶。

夏末的奶汁更加浓稠了,南吉说,这时节,山上山下开满了灯盏花,母奶牛吃了,酥油也灿黄醇香。我用掌心接住从分水器里滴出的黄澄澄的酥油,舔舐一口,那独特的香味使人喜悦。再去揭开罩在木柜上的纱布看,放在内层的是六七月的酥油,色泽偏米白。外层的是八月中旬以后的酥油,金黄,那是丰收的颜色。

劳作时总会忘记时间,太阳偏西的时候,吉美和宁卡还没有归来,我便去牧场下方的草坪遥望,苍山莽莽,浩荡无际。我索性带上

一本书坐在那草坪上阅读,那是两条归途的中间位置,孩子们不论从哪儿归来,我都能一眼看见对方。扎巴的吆喝声在峡谷深处回荡,

牛群迈着向上的步伐从弯曲的山路回归牧场,雍贝又去守在乳养圈门口,制止归圈的小牛横肆意跑出。南吉和扎巴从容不迫地团牛,回木屋围坐炉灶边喝茶,两个孩子一宿未归。

第二天黄昏,我又去守候在草坪上。扎巴抱来柴火堆在一起点燃,又去周边拾起一些干柴,不停地添加维持火势。我坐在火堆旁张开手掌取暖,南吉站在不远处眺望山影,像一截枯木。许久后,路下方隐约有哨声吹响,南吉像是忽然复活般奔到火堆旁借光,只见,奶牛领着小牛犊一步步迈上草坪,两个孩子跟在其后,手拄木棍。见到我们,并无喜悦,眼神和那母牛一样默然。扎巴伸出大手去抚摸两个孩子的头顶,南吉折断一根木枝奋力朝母牛高耸的脊背打去,带着咒骂,只是那木枝太细了,三两下就折断了,奶牛也不避让,小牛犊紧贴在它身旁,它们眼神清白无辜,谁也不晓得它们到底遭遇了什么。南吉把两天一夜的担忧都吼了出来,便先行去给两个孩子准备晚餐。她用酥油熬煮奶渣,并撒上了两大勺蔗糖,犒劳他们。他们用馒头蘸着酥油吃,疲倦的面容慢慢升起了红润的光泽。

雍贝问他们:“怎么去了那么久?我都开始想念你们了。”吉美用馒头蘸了糊在嘴角的酥油送进嘴巴里咀嚼,讲述起两天一夜的经历。

“昨天,接连翻越了两四大山,天黑尽也没有看见牦牛,我们便登上了一个山口,想确定格日切的方向再摸索回来的路途,没想到,转身却看见了被挖得翻白的矿山亮着灯光,

缝补衣服、补自行车胎……

如今退休在家的父亲还是闲不住,他和母亲在老宅的空地上栽种了很多蔬菜、瓜果,我们都劝他歇下来,他总是说,劳动惯了,腿脚一闲全身都不舒服。

哥哥师范毕业后,也做了一名乡村教师,还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。我在建筑公司上班,从基层安装工人做到项目经理,都在用辛勤的劳动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我们兄弟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做人的成就,但在工作中

就知道那里距离登巴舅舅家的牧场不远。下山的路容易走,不一会儿我们就走上了一条大山通道,还遇见了一辆拉矿的大卡车,向司机打听登巴舅舅家,他说熟识得很,捎了我们一段。在一条岔路口,司机给我们指了一条通向一处木板房的山路,登上去就到了登巴舅舅家的牛场棚子。登巴舅舅见到是我们,他异常高兴,我们就像回家了一样。他家用的是矿上的水电,棚子里白昼一样明亮,还有液晶高清彩电、冰箱,登巴舅舅煮了两大碗冻冻汤圆和一人两个荷包蛋给我们吃。不过牧场太接近公路也不尽然是好事,登巴舅舅说他家的牦牛大多没有尾巴,是一些牛贩子上山来收牛毛,直接割下牛尾巴就跑了。听说外地人用牛尾巴做假发,接假睫毛,很值钱的。”

宁卡在旁打断吉美的话,说:“我怎么没有听舅舅说牛尾巴可以接假睫毛?就你惦记着那些花花草草一样红红绿绿的事情。”

吉美瞪了宁卡一眼说:“你正入迷地看电视剧,怎么听得到这些关键的话。”

吉美继续讲述:“今早天不亮,我们就又开始翻山找牛,林中木叶厚实,看不见牦牛踩过的脚印,我们翻过了三匹大山,没想到这两头畜生在山脚的一个岩窝下睡觉。我捡了一大捧石子冰雹样砸向它们,才解了气。”

宁卡又说:“你怎么不说昨晚在深山老林里是谁哭了?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”

吉美停止晚餐,陷入沉默,接着,他起身跑过去抱住南吉的后背呜呜地哭了起来,南吉护着他的双手,眼含笑着,有点点泪光。

吉美得到了安慰,从哭泣转为抽泣,慢慢平和后才松开手,回到炉灶边继续吃起馒头蘸酥油。我们都不说话,沉浸于宁卡和吉美归来的喜悦和对白中。剩下最后一点馒头时,吉美用它蘸了碗中残留的酥油丢给炉灶边巴巴守候的木子。

吉美继续说:“赶着牛在林中摸索回家的路,看到牧场上有火光指引,所有的劳累都在喜悦中崩溃了。大姨你是不晓得,这些牦牛时常走丢,翻几匹山是常有的事情,有时真想放弃。”吉美定然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找牛的磨炼,我能看到这个十一岁的小小少年眼里的坚毅与豁达。

一直勤劳自律,爱岗敬业,从未懈怠。因为我们知道,勤劳苦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也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。

爷爷离开的这么多年,我家一直秉持着热爱劳动的家风,特别是在有了下一代后,平常的家教家风教育我们都力求孩子们从自觉劳动开始,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人生观,努力让他们热爱劳动、勤于劳动、善于劳动,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,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

栽秧

◎邓训磊

五一,风暖了,雨柔了,阳光格外明媚;五一,枝繁了,叶茂了,花儿朵朵盎然生机。仰望天空,我看见了飞翔的燕子,看见了朵朵卷舒的云彩,想起了那件被岁月尘封了的趣事。

还是当学生时,每到五一都要放农忙假,因为五一前后正是农忙时节。农村的同学回家帮父母干活,我们城镇的学生,由学校组织去农村支农,好多农活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。

特别是学栽秧苗记忆犹新,我和几个同学高挽裤脚,下田栽秧,老农给我们示范,用三根指头夹着两三棵秧苗插下去,不能用五根指头插,那叫五指秧,不肯长。居然三根指头和五根指头栽秧有这样大的区别,真是收获不小。学了几天越栽越好,越来越熟练,后来读书期间的农忙假,我都是栽秧主力。

等我下乡时,生产队里没有人知道我会栽秧。那年五一,正是栽秧的紧张时候,小镇电影院却要放《刘三姐》。那时电影稀缺,大家都想去看,我们几个知青就跟队长据理力争,说五一法定节日该休息。队长气得眼睛一瞪,说:劳动节就是劳动,还放假去看电影,割麦栽秧分秒必争,你们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,不放!队长的话就是圣旨,来看看电影不想了。

中午收工时,路过秧田,队里几个男青年不甘心,想了个坏主意,跟我们几个女知青说,我们来栽秧比赛,如果你们赢了,我们就帮你们干下午的活,你们去看电影。如果我们赢了,你们就帮我们干活,我们去看电影。开始我们不答应,怕比不赢,就跟他们讨价还价。我们两个女知青对他们一个男青年,我们其中有一个赢了,都算我们赢,而且要我们点名谁来比赛,骄傲轻敌的他们爽快地答应我们的条件。我们选了队里憨厚的大牛来比赛。大牛是我们队栽秧最笨的人,他个子大不灵巧,但他们以为赢我们没问题,再笨的人都会栽赢我们,大牛也信心满满地要赢我们。

于是找了一块不大的田,我和好友权权在左右,大牛在中间一字排开。田埂上的裁判一声令下,我们“刷刷刷”地栽起来。刚开始还不分胜负,栽了一会儿,大牛就落后了,他没有我们灵巧,我们直立弯腰都灵巧自如。田埂上跟我们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,我们越栽越有劲,直往前冲。大牛着急的满头大汗,越来越慢,田埂上骂他的声音也此起彼伏,小伙子们骂他丢了他们的脸,下午我们的活要他一个人干。

最后,我们两个把他的一部分栽了,把他关在了田中间。我们赢得干净彻底,把他们看得瞠目结舌。我们骄傲地爬上田埂,看着小伙子们沮丧的眼神宣布,下午我们去看电影了,我们的活你们看着办。扔下这句话,我们趾高气扬地走了。下午,我们理所当然地偷偷去看了电影《刘三姐》。

等我们看完电影回来,大牛他们还在垂头丧气地帮我们干活。我们几个恶作剧似的坐在田埂边奚落他们,五一劳动节嘛,就是要好好劳动,谁叫你们看不起我们女知青。气得他们牙根发痒,但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,谁叫他们输了呢!直到繁星点点,他们才干完我们的活回家。

事后他们说,压根就不知道我们会栽秧,就这样自食其果了。每到五一,我们都要用这件事调侃他们。岁月如歌,这些往事,是那么亲切地留在了记忆里。

勤快人

◎魏青锋

爷爷常说:“遍地是黄金,就等勤快人!”春节还没过完,爷爷就忙碌开了,先把犁铧从墙角拉出来擦拭,镰刀、斧子拿到磨刀石上打磨。地里的春雪还没融化,爷爷就扛着铁镐开始修地埂、筑边坡、清水渠……从早忙到晚,为迎接春耕作准备。

惊蛰一过,爷爷就牵着耕牛扛着犁铧下地了,春暖花开的季节,一人一牛一犁铧永远是田地里最动人的风景。夏季是庄稼生长的季节,除草、间苗、施肥、喷药……地里似乎总有干不完的农活。吃过晚饭,爷爷又把捡拾的柴禾整齐地码在柴垛上,又拿起扫帚把前院后院,甚至门口的巷道都清扫干净。到了秋天,爷爷又忙着收获地里各种成熟的庄稼。想着进了入冬该歇息了,可爷爷又开始走街串巷卖豆腐,下雪天出不了门,他就搁家腌咸菜……爷爷在世时,房后的坛坛罐罐里都是爷爷腌制的各种口味的咸菜,这些咸菜解决了一家人入冬后的吃饭问题,有些咸菜甚至可接续住开春新鲜蔬菜上市。

爷爷还有木匠手艺,他打制的家具美观大方,又结实耐用,村里很多人家户,现在仍然使用着爷爷当初制作的门窗柜子和桌椅板凳,爷爷就是靠着几亩田地和木匠手艺,养活了一家大小七八口人。

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的品质,他又把这种劳动观带到了工作中,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好日子是靠劳动换来的。”父亲在村小学当老师,每天天蒙蒙他就起床去学校,晚上等我们睡了,他还伏在昏黄的油灯下批改学生们的作业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当了17年民办教师的父亲终于转为公办教师,随后调往镇里的中心校任教。我到了上学年龄,就跟着父亲去镇里上学。虽然和父亲“朝夕相处”,可老是见不到他的身影。学校没有专职体育老师,父亲就自告奋勇兼了三个班的体育课,这边刚下讲台,那边又跑去操场给同学们上体育课,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,有时我打好饭菜找不到人,他又到学生家里家访去了,夜里外屋的灯一直亮着,他不是在与几个年轻老师讨论教学方案就是在批改作业。

我小学毕业那年,学校增设了劳动教育课,已当了校长的父亲身体力行,主动承担起了劳动课的教学任务,年近半百的他带着一帮小学生去后面的山坡植树造林,从食堂里拉煤渣垫操场、铺马路,戴着老花镜教孩子们

